黃氏逸書考

衆家晉史 甘泉黃奭學

裴松之晉紀

江彪

江彪之爲選官少有薦舉 書鈔六十

蕭子雲晉書

養老

明帝以太常桓榮爲五更躬式其閭親行養老之禮 御覽四百七十四 案此是漢明帝事不當入晉書疑是截引未及全文

蕭景暢晉史草

賀僧

姚略時有賀僧者不知何人自云遊歷五郡時人號爲賀五郡齋戒奉道爲百姓說吉凶略死泓立僧謂泓曰宜潔掃一馬廄開屋設大廄有異馬其大非常自遠來天所送矣御覽二百五十九引蕭子雲晉史草據唐志是蕭景暢撰

沈約晉書

裴潛

裴潛以風神高邁爲中書郎出見者皆肅然改容 書鈔五十七

周顗

周顗王敦素憚之見輒面熱雖復臘日亦扇面不休其憚如此 世說品藻篇注

王羲之

王羲之在會稽見一老姥持十許六角竹扇羲之因書扇各作五字語姥云道是王右軍書字索百錢 初學記二十五

世說文學篇康僧淵初過江來未有知者恆周旋市肆乞索以自營忽往殷淵源許值盛有賓客殷使坐麤與寒溫遂及義理語言辭旨曾無愧色領略粗舉一往參詣由是知之注云尚書令沈約撰晉書亦稱甚有義學

晉錄疑卽郭季產著案虞預亦有晉錄見文選任彥升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注又劉越石答盧諶詩注引何法盛晉錄盧子諒贈崔溫詩注引何法盛晉錄

胥芝

光祿大夫胥芝清約儉嗇上賜絹三百匹 書鈔五十六

鎮西將軍胥芝恪勤在公不營私門素無華宅使軍兵作屋五十間 書鈔六十四

袁奧

大中大夫新蔡男袁奧行誼優異可從九卿崇重之例 書鈔五十六

楊泉

會稽相朱則上書言楊泉清操自然徵聘終不移心詔拜泉郎中 書鈔六十三

嘉瓜

咸寧中嘉瓜同蔕生於成都 藝文八十七

白狐

咸寧二年有白狐七尾見汝南 白帖狐

晉要事

武帝

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先帝廟存舊物麻繩

爲細拂以明儉約書鈔一百三十六

諸葛恢

咸康七年尚書僕射諸葛恢奏恭皇后今當山陵依舊公卿六品淸官子弟爲挽郎非古也豈有牽曳國士爲之役夫請悉罷之書鈔五十六

曹宏之

哀帝隆和元年太子博士曹宏之等議立秋應讀令不著細幘改爲素御覽六百八十七

張頃元

安帝義熙元年右丞相張頃元議琅邪及湖孰界省皇后脂澤田四十餘頃叅詳以借民食御覽八百二十一

晉朝雜事

晉律

泰始四年歲在戊子正月二十日晉律成御覽六百三十九

雪五尺

泰始七年冬上隴雪五尺書鈔一百五十二

赤雪

太康七年河陰雨赤雪二頃御覽十二書鈔一百五十二

引河陰下作赤雪降

死牛語

泰康九年三月幽州上言塞北有死牛頭語

御覽八百九十八

霹靂破高禖石

元康七年霹靂破城南高禖石高禖中宮求

子象也賈后將誅之應御覽十三書鈔一百五十二引霹靂破高禖石賈后將誅之應

元康七年霹靂破高禖石占爲賈后將殺愍懷之兆御覽八百七十六

大寒

永寧二年十二月大寒淩破河橋書鈔一百五十六御覽三十四

太興四年大寒傷民冰厚時王敦肆亂殺戮忠良御覽同上

明帝

明帝入幘不正元帝自爲正之明帝大喜御覽四百六十七

羊琇

洛下少林木炭正如粟狀羊琇奢豪乃擣小炭爲屑以物和之作獸形後何石之徒共集乃以温酒炙勢既猛獸皆開口向人赫赫然諸豪相矜皆服而效之御覽四百九十三

張林

夜遣通事令史張林黃門令史駱休開神虎門迎故太傅趙王至太極殿前召收中書監張華侍中賈謐尚書裴頠解結侍郎杜斌等斬之於東鐘下華等大呼自稱忠臣張林詰之曰公等知太子無罪何不諫諫若不從何不去也遂斬之 御覽六百四十六

建武故事

野麏

咸和六年計貢合集於樂堂有野麏走至堂

前左右逐之於池中而獲之御覽九百七

庾亮

平南將軍庾亮送橘十二實共同一帶爲瑞異羣臣畢賀藝文八十六

應詹

王敦死秘不發喪賊於水南北渡攻官壘柵皆重鎧浴鐵都督應詹出精銳距之御覽三百五十六

晉世譜

武帝

世祖諱炎字安字咸熙二年受魏禪世說言語篇注

成帝

帝衍字世根明帝太子年二十二崩世說政事篇注

晉官品令

司馬

司馬官品第一武冠絳服佩山玄玉書鈔五十

秘書郎

秘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覆校殘闕正令脫

說書鈔五十七

給事黃門

給事黃門四人與侍中掌文案贊相威儀典署其事書鈔五十八

給事黃門四人大法駕次直黃門郎從駕書鈔同上

尚書僕射

尚書僕射六人皆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幘朝服佩水蒼玉執笏負符加侍中者武官

右貂金蟬書鈔五十九

五校尉

漢置五校尉爲宿衞軍各領千兵書鈔六十一

太子太師

太子太師品第三舊規尚書令位在卿下銀印青綬佩水蒼玉進賢兩梁冠五時朝服書鈔六十五

郡王

太康十年皇子三人爲郡王皆五萬戶書鈔七十

舉秀才

舉秀才明經傳者以入學宮 書鈔七十九

舉秀才必五策皆通拜爲郎中一策不通不得選 書鈔同上

舉秀才皆行義典爲一州之俊 書鈔同上

三公

三公緑綟綬 御覽二百六

王朝目錄

裴綽

緯字仲舒楷弟也名亞於楷歷中書黃門侍郎世說品藻篇注

李軌晉泰始起居注

嘉柰

大始二年六月嘉柰一蔕十五實或七實生於酒泉郡御覽九百七十藝文八十六引無或七實三字

諸葛京

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天下之善一也其孫京隨才署吏後爲

郿令 蜀志諸葛瞻傳注

李軌晉咸寧起居注

程據

大司馬程據上雉頭裘一領詔曰據此裘非常衣服消費功用其於殿前燒之勑外內有造異服依禮治罪 藝文六十七書鈔一百二十九引至燒之其於作宜於 初學記二十六引同書鈔 御覽六百九十九引同藝文依禮治罪作詔罪之又九百十七引太醫司馬程據上雉頭裘一領詔於殿前燒之又九十引同九百十七無一領二字咸寧作咸康

李軌晉泰康起居注

桓石綏

秘書監桓石綏啟校定四部之書詔遣郎中四人各掌一部初學記十二御覽二百三十三白帖校書郎書鈔五十七陳補引

齊王攸

齊王出藩詔賜香衣葦一乘御覽七百七十四書鈔一百四十陳補引

齊王出鎮詔贈青油雲母犢車書鈔一百四十御覽七

百七十五

齊王出蕃詔賜榼樽欙杯盤各有差 御覽七百五十九

荀勗

尚書令荀勗久疾羸毀賜蜜五升 書鈔一百四十七

詔云尚書令荀勗既久羸毀可賜乳酪太官隨日給之 藝文七十二 御覽八百五十八引無首二字無既久二字無可字

王沖

故司空王基夙爲先帝授任基子沖尚書郎

中雖在淸途猶未免楚撻其以沖爲治書待御史 御覽二百十五

諸王中尉

諸王中尉及諸軍皆典兵以備不虞乃有著中戰衣木屐持長矛者此爲兒戲而無相懾也 御覽三百五十三

賜酒米猪羊肉

尚書郭奕有疾日賜酒米各五升猪羊肉各一斤石崇崔亮母有疾日賜淸酒粳米各五

升猪羊肉各一斤半御覽八百六十七

白鳩

白鳩見萃林令孫邵以聞御覽九百二十一

劉毅

司隸校尉劉毅奏護軍羊琇私角弩四張又乘羊車請免官罪之詔曰羊車雖無制然非素所乘者可如所奏御覽七百七十五引太元起居注案劉毅不得至太元嘗在泰始泰康

晉山陵故事

璹瑁釵

后服有璹瑁釵三十隻 御覽七百十八

晉武帝起居注

司馬瑾

東莞王世子瑾貞固和祥有識見才幹以爲冗從僕射 御覽二百四十二 書鈔六十三 引貞固上作司馬璞 璞字譌下云以堇爲冗從僕射堇亦當作瑾

胡威

豫州刺史胡威忠素質直思謀深奧其以威

爲監軍刺史如故御覽二百四十

出掖庭才人

令出清商掖庭及諸才人妓女保林已下七十餘人還家御覽一百四十五

晉永安起居注

鄯善國

太康四年有司奏鄯善國遣子元英入侍以英爲騎都尉佩假歸義侯印靑紫綬各一具初學記二十六　案惠帝永興元年十一月改元永安

晉建武起居注

敬后廟

立敬后廟薦蓆不用緣緣 御覽七百九

晉太興起居注

散騎侍郎

置通直散騎侍郎四人 御覽二百二十四引太興元年起居注

王隱

元帝依故事召陳郡王隱待詔著作單衣介幘朔望朝著作之省 御覽二百三十四

李軌晉咸和起居注

甘露降

六年寧州上言甘露降城北園柰桃樹等藝文八十六

魏氏故事

有司奏魏氏故事正旦賀公卿上殿虎賁六人隨上以斧柄挂衣裙上今宜依舊爲儀注詔曰此非前代善制其除之御覽七百六十三

鷗集太極殿

二年正月饗萬國有五鷗集太極殿前御覽九百二十五

晉咸康起居注新唐書藝文志類敘於李軌之下似亦李軌撰

十二月庚子詔曰正敘百僚增祿賜醽酒人二升書鈔四

臨邑王

詔臨邑王使主范栁所貢物多綵綾是其所珍可籌量增賜藝文八十五 御覽十六案主字疑誤

平陵

侍御史秦武奏平陵前道東杉樹一株萎死以備預柏栽補之請收陵令推劾藝文八十九御覽九百五十七引無備預二字

段遼

詔送遼東使段遼等鸊鵜杯御覽七百五十九

詔賜遼東使段遼等瑠璃盌藝文七十三御覽七百六十

晉康帝起居注

尚書

尚書萬事之本朕所責成也而廩秩儉薄甚

非治體今雖軍國多費不爲元凱惜祿其依
令僕給尙書各親信五十人廪賜書鈔五十九御覽
二百十二首有詔日三字

晉永和起居注

琵琶箜篌

詔太史解士非祠曲可琵琶箜篌也白帖箜篌案語
有脫誤

穀城北金

廬江太守路永表言於穀城北見水岸邊紫

赤光銜金一枚狀如印齒初學記二十七御覽八百十引狀作文

晉孝武帝起居注

納太子妃王氏

上臨軒設懸而不樂遣兼司空望蔡公謝琰納太子妃王氏詔曰太子諱婚禮即就仰祖宗遺烈憑道德之姿保傅將翼賢士竭誠慎行修德積善慶隆豈唯在予天賚賜所以宣其悅情其便依舊又賜左僕射王珣奏賜文

武絹布百官詣止車門上禮 御覽一百四十九藝文十六引無望蔡公三字太子妃王氏下即接賜文武布絹百官詣上東門上禮

聘太子妃

納采聘太子妃百官朱服會於新安公主第

秘書監王操之爲主人 御覽一百四十九

晉太元起居注

法汰

法汰以十二 下脫年字 卒烈宗詔曰法汰師喪逝

哀痛傷懷可賻錢十萬 世說賞譽篇注

晉隆安起居注

安石榴

武陵臨沅縣安石榴子大如椀其味不酸一

蔕六實御覽九百七十

晉義熙起居注

何無忌

何無忌在祕閣求賜祕書詔與一千卷書鈔一百

一

不備采

義熙元年百官更服侍官不備朱衣袴褶書鈔一百二十九

安帝自荆州至新亭詔曰諸侍官戎行之時不備朱服悉令袴褶從也御覽六百九十

徐應頏

兼黃門郎徐應頏出爲散騎著屐出省閤有司奏乃免官書鈔一百三十六

盧循

盧循新作八槽艦九枚起四層高十餘丈書鈔

柿樹殊本合條

二年正月吳令顧脩期上言縣西鄉有柿樹殊本合條依賀舊集賀詔停之（御覽九百七十一藝文八十六無二年正月四字脩作休停下脫之字）

張衡所作渾儀土圭

十四年相國表曰聞者于長安獲張衡所作渾儀土圭歷代寶器謹遣奉送歸之天府（御覽卷二　書鈔百三十引無十四年三字聞者作近土圭作玉圭謹遣奉送作謹奉陛下）

林邑王

詔林邑王范明達獻金盌一副蓋自副御覽七百六十末三字有脫誤

謝濬

十年有司奏太常謝濬遣四人還家種葱[illegible]免官御覽九百七十七

倭國

倭國獻貂皮人參等詔賜細笙麝香御覽九百八十

御覽四百八十六引晉元嘉起居注徐
州刺史王仲德上言下邳令僮殷道益
何有誤十一月冒寒出郡履涉氷雪主簿
王璽等三人腳悉凍斷案晉一代有元
康元興元熙無元嘉元嘉是宋文帝年
號此條或是宋元嘉宋誤作晉抑或是
元康元興元熙俟考

三國志注引晉書

閻纘

西戎司馬閻纘圖孫也魏志張魯傳注案閻圃是張魯功曹

司馬通

宣王第五弟名通為司隸從事魏志杜畿傳杜恕奏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下注引晉書云又云通恕所云狂悖者通子順封龍陽亭侯晉初受禪以不違天命守節不移削爵土徙武威案通子順已下亦疑是晉書

陳騫

騫字休淵為晉佐命功臣至大傅封高平郡公魏志陳矯傳注

常旹

諸葛誕反大將軍東征旹坐稱疾司馬文王所法魏志常林傳注

牽弘

弘後爲揚州涼州刺史以果烈死事於邊嘉子秀字成叔魏志牽招傳注招死子嘉嗣文子弘

王渾

渾自越騎入晉累居方任平吳有功封一子江陵侯位至司徒渾子濟字武子有儁才令望爲河南尹太僕早卒追贈車騎將軍渾弟

深冀州刺史深弟湛字處沖汝南太守湛子承字安期東海內史承子述字懷祖尚書令衛將軍述子坦之字文度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昶諸子中湛最有德譽而承亦自為名士述及坦之並顯重於世為時盛門云魏志王昶傳注引末又注云自湛已下事見晉陽秋也

世說注引晉書

王萬

戎子萬有美號而太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

也賞譽篇注

于法開

法開善醫術嘗行暮投主人妻產而兒積日不墮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臠而針之須臾兒下羊骨裹兒出其精妙如此術解篇注

文選注引晉紀

劉琨

劉琨作勸進表無所點竄封印既畢對使者

流涕而遣之勸進表注引晉紀

北堂書鈔引晉紀

劉弘

總天下當與天下同心三十七下注晉紀劉引此晉紀不知是何人晉紀

羊祜

武帝詔曰侍中羊祜秉德清而處腹心之任始總樞機之重加爲尙書左僕射五十九白帖僕射引晉紀加下無爲尙書三字左僕射下有祜字叔子四字

甘卓

王敦欲伐甘卓遣使送白綸巾與卓卓不受

一百二十九

毛麒麟璽

建武元年江寧縣民虞迪墾地得白玉麒麟璽以獻文曰長壽萬年 一百三十一

初學記引晉紀

束晳

束晳字廣微祕書監賈謐請爲著作郎難陸

士衡晉書限斷十二

張載

張載字孟陽作濛汜賦太僕傅玄見賦嘆息以車迎載言談終日深相貴重載遂知名起家徵爲著作佐郎十二

溫嶠

王敦以溫嶠爲丹陽尹嶠內欲離敦而外飾讓錢鳳覺之未言嶠知將間已因敦公坐强鳳酒不肯飲嶠以手板擊鳳二十六

羣書治要所載晉書

武帝　已下俱卷第二十九

武皇帝諱炎字安世文帝太子也泰始五年廷尉上西平民麴路伐登聞鼓言多妖妄毀謗帝詔曰狂狷怨誹亦朕之愆勿罪也

咸寧四年大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詔曰異服奇技典制所禁也其於殿前燒裘甲申勅內外敢有犯者依禮治罪

大康元年吳主孫皓降有司奏晉德隆茂光

被四表吳會既平六合為一宜勅封東岳以彰聖德帝曰此盛德之事所未議也羣臣固請弗聽

晉惠帝

惠皇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太子也永平元年遷皇太后於永寧宮賈后諷羣臣奏廢皇太后為庶人居於金墉城九年賈后誣奏皇太子有悖書帝幸式乾殿召公卿百官皆入詔賜太子死以所謗悖書及詔文遍示諸王公

司空張華曰此國之太禍自漢氏以來每廢黜正嫡恒至喪亂且晉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僕射裴頠曰臣不識太子書不審誰爲通表誰發此者爲是太子手書不宜先檢校而王公百官竟無言免太子爲庶人幽於金墉城永康元年前西夷校尉司馬閻纘輿棺詣闕上書曰伏見赦文及牓下前太子遹手疏以爲驚愕自古以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

遹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沈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羣吏率取膏粱擊鍾鼎食之家稀有寒門儒素如衞綰周文石奮疏廣者也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學亦取豪族爲能得者率非龔遂王陽能

以道訓友無直亮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爲名
實不讀書但其鮮衣怒馬縱酒高會嬉遊博
奕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常恐公族淩遲以
武嘆息今適可以爲戒恐其被斥弃逐遠郊
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戾太子無狀稱兵拒
命而壺關三老上書猶曰子弄父兵罪應笞
漢武感悟築思子之臺今適無狀言語逆悖
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於戾太子尚可
禁持檢著目下重選師傅爲置文學皆選以

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吏事名行素聞者使其與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使其論議於前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之比日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復為殷明王又魏明帝因母得罪廢為平原侯為置家臣庶子文學皆取正人其相匡矯事父以孝事母以謹聞於天下於今稱之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

柊虜由陛下驕遹使至於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何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為大計少復停留先加嚴誨若不悛改弃之未晚也臣素寒門不經東宮情不私遹也臣嘗備近職情同闇寺悾悾之誠皆為國事臣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刑誅書御不從遣前將軍司馬送太子幽於許昌宮賈后使黃門孫慮賊太子於許昌

晉成帝

成皇帝諱衍字世根明帝太子也咸和七年詔除諸養禽之屬無益者集書令史夏侯盛表曰伏聞明詔悉除養熊虎之費與朝增廣咸稱聖主伏惟陛下未觀古今成敗之戒而卓爾玄覽明發自然遣除無益務在齊民誠可謂性與天道生而知之孔子十五志學四十不惑陛下年在志學之後而思洞不惑之前三代之興無不抑損情欲三季之衰無不

肆其侈靡陛下不學其興而與興者同功不覽其衰已去衰者之弊道俾上哲德邁中古吐絲髮之言著如綸之美臣聞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人主之言則右史書之陛下此詔既當等之史籍又宜宣布天下自喪亂已來四十餘載塗炭之餘思治久矣陛下智成當年而運值百六德音之詔發自聖德願復觸類而長之廣求其比無使朝有遊食費祿之臣野有逋竄不係之民使居官者必有供時

之賊則何患倉廩之不實下土之不均凡修此術易於反掌耳臣誠總猥官自朝末不足對揚聖化裨廣大猷然自覩聖美心悦至敎自忘叢細謹拜表以賀

簡文帝

簡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少子也咸安二年詔曰夫敦本息末抑絶華競開忠信公坦之門塞浮僞阿私之路詢名檢實致之以道使清濁異流能否殊貫官無粃政士無謗讟不

有懲勸則德禮焉施且强寇未殄勞役未息每念民疲力單則中夜忘寢若不弘政以求民瘼簡除遊煩以存儉約將何以紓之耶今自非軍國戎祀之要其華飾煩費之用可除者皆除之宜省者皆省之其鰥寡窮獨癃殘六疾不能自存皆生民之至艱先王之所愍宜加隱卹各賑賜之若或孝子貞婦殊行異操之人皆以狀條列當有以甄明其節夫肥遯窮谷之賢汨泥揚波之之士雖抗志於玄

霄之表濳默於幽岫之裏貪屈高尙之道以
隆協讚之美使惠風流於天下膏澤被於萬
物孰與獨足山水棲遲邱壑殉匹夫之潔而
忘兼濟之大古人不借賢於曩代朕所以虛
想於今日內外百官剖符親民各勤所司使
善無不達惡無不聞退食自公平情以道令
詩人無素飡之刺而吾獲虛心之求豈不善
哉其各宣攝知朕意焉

武元楊皇后

武元楊皇后弘農華陰人也初賈充妻郭氏使言於后求以女爲太子妃兼有遺賂及議太子婚世祖欲娶衛瓘女后苦譽賈后有淑德又密使太子太傅荀顗進言上乃聽之遂成婚

惠賈庶人

惠賈庶人名南風平陽人也拜太子妃性妬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乃墮地惠帝卽位爲皇后虐誅三楊逆弑太后矯害二

公荒淫放恣與太醫程據等亂彰於內外詐有身爲產養妹夫韓壽兒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專爲姦誣害太子衆惡彰著永康元年爲趙王倫所廢賜死

琅耶王伷

琅耶王伷字子將宣帝第五子受詔征吳孫皓請降進拜大將軍伷既戚屬尊重加有平吳之功而克己恭儉無矜滿之色統御文武各得其用百姓仰悅咸懷惠化

扶風王駿

扶風王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也年五六歲能書畫誦詠詩賦秉德清貞宗室之中最爲儁茂封汝陰王遷鎭西大將軍都督雍梁諸軍事大興佃農人朝徙封扶風王薨西土氓黎思慕悲哭涕泣歧路更樹碑讚述德範長老見碑者無不拜之其遺愛如此

齊王攸

齊王攸字大猷文帝第二子也力行敦善甚

有名譽爲侍中數年授太子太傅獻箴於皇
太子每朝政大議悉心陳之且孝敬忠肅至
性過人太康三年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
事薨

齊王冏

子冏嗣字景治與趙王倫共廢賈后倫篡遷
冏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冏因民心怨
望移檄天下破倫帝反正就拜大司馬加九
錫輔政大築第館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後

房施鐘懸前庭儛八佾沈於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勅三臺選舉不均嬖寵親昵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經冏府即考竟之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冏驕亂日甚終無悛志長沙王發兵攻冏府生禽冏斬於閶闔門外諸黨屬皆夷三族

愍懷太子遹

愍懷太子遹字熙祖惠帝長子也謝才人所生少而聰慧惠帝即位立爲皇太子年轉長

大而不好學喜與左右嬉戲不能尊敬保傅敬狎賓友賈后素忌太子有佳譽因此密勅諸黃門閹宦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狡猾何爲恒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嘆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那得畏服也太子於是慢弛益張或廢朝侍有過差之聲洗馬江統等諫太子不能用賈后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后不見置別屋中遣婢賜酒棗逼使飲盡仍齎誘書多未成字稱詔令太

子爲之累續催促醉不暇看粗得迹便足成
悖辭后以呈帝帝即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
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曰遹書如此
今賜死徧示諸公王而莫敢有言者唯華裴
頗證明太子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
免太子爲庶人於是送幽於許昌宮賈后矯
詔害太子趙王倫等廢后於金墉城賜死册
復太子謚爲愍懷

安平王孚

安平王孚字叔達宣帝弟也魏甘露元年轉太傅高貴鄉公卒當時百官莫敢奔赴孚往枕屍於股號慟盡哀奏治主者會太后有令使以庶人禮葬孚與羣公上表乞以王禮葬之世祖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王手涕泣歔欷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臨終曰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孚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遺令素棺單椁斂以時服所給器物一不施用

高密王泰

高密王泰字子舒宣帝弟馗之子也封爲隴西王遷太尉爲人廉靜不近聲色身爲宰輔食大國之租服飾麤素肴膳疏儉如布衣寒士事親恭謹居喪哀戚謙虛下物爲宗室儀表

劉寔

劉寔字子眞平原人也太祖引參相國軍事寔以世俗進趣廉讓道缺乃著崇讓論其辭

曰古之聖王之治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已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也賢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灼

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成
淸議隨之而已故曰蕩蕩乎堯之爲君莫之
能名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賢人相
讓於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
天下無事矣以賢才治無事至道興矣已仰
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詩彈五弦
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讓之所致耳在
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
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臨見受敘雖

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己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矣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興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賢能之人日見推舉爭競之心生賢能之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欲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孔墨不能免世之謗己況不及孔墨者乎議者僉言世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爲大官者山澤人小官吏亦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

以爲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譽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渾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因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也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

漢魏以來時開大舉合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故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別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漫舉而進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頓而至人數猥多各言所舉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雖舉者不能盡忠

之罪亦由上開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齊王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爲王吹竽虛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生之過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竽聲有甚於先王欲一一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於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馳走有勢之門日多矣

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讓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倚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爲顏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矣寵貴之地欲之者多惡賢能者塞其路其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毀謗之生非徒空設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杖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也無以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

治其弊若知而縱之主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治之受罪退者稍名大臣有不自固之心矣夫賢才不進貴臣尸疎此有國者之深憂也竊以為改此俗甚易矣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為貴耶直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才以謝國恩也

昔舜以禹為司空禹拜稽首讓於稷契及咎繇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也書記之者欲以示永世之則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敘用之官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公缺三公已

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爲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征缺四征已豫選之矣必詳於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令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而令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

賢與皆讓百姓耳目盡爲國耳目夫人情爭
則欲毀已所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己故世爭
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讓則
賢智顯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
也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已者讓之者多矣雖
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騖進趣而欲人見讓
猶卻行而求前也夫如是愚智咸知進身求
通非修之於已則無由矣遊外求者於此相
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人無

所用其心任衆人之議而天下自治矣元康中遷司空

閻纘

閻纘字續伯巴西人也楊駿爲太傅以纘補舍人出爲安復令駿既被誅莫敢收者纘聞之弃官免歸獨以家財人力修墓終成葬事遷殿中將軍以疾不拜愍懷太子之廢纘輿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寃朝廷立大孫纘復上書陳今相國雖已保傅東宮至於旦夕訓

誨輔導出入動靜劬勞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而不衰以爲師傅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盛戚豪門子弟魏文帝之在東宮徐幹劉楨爲友文學相接之道並如氣類矣太子登顧譚爲友諸葛恪爲賓卧同牀帳行則參乘交如布衣此則近代之明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耳至於甚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勉哉今不忍小相維

將令至闕失頓相罪責不亦謬哉大孫幼沖選置兵衛宜得柱石之士如周昌者朝廷善其忠烈擢爲漢中太守

段灼

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也爲鄧艾鎮西司馬從拜議郎世祖卽位灼上疏追理艾曰故征西將軍鄧艾誅以性剛急矜功伐善而不能協同朋類輕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者臣敢昧死言艾不反之狀艾本屯田掌犢

人宣皇帝拔之於農吏之中顯之於宰府之職先帝委艾以廟勝成圖指授長策艾受命忘身前無堅敵軍不踰時而巴蜀蕩定艾功名已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艾以劉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雖違長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事可詳論鍾會有吞天下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構成其事夫反非小事若懷惡心即當謀及豪桀然後乃能興動大

衆不聞艾有腹心一人臨死口無惡言而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故見之者垂涕聞之者嘆息此賈誼所以忼愾於漢文天下之事可爲痛哭者良有以也昔秦民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之立祠天下之人爲艾悼心痛恨亦由是也謂可聽艾門生故吏收艾屍柩歸葬舊墓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赦冤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則天下殉名之士立功之

臣必投湯火樂爲陛下死矣世祖得表省覽甚嘉其意

虞悝虞望

虞悝長沙人也弟望字子都並有士操閨門有孝悌之稱鄉黨有廉信之譽譙王承臨州王敦作逆遣使招承承不應與甘卓相結起義赴都承於是命悝爲長史望爲司馬敦遣魏乂等攻戰轉急望臨陳授首悝爲魏乂所害臨刑鄉人送以百數與相酬酢意氣周洽

有如平日子弟號泣悝謂曰人生有死闔門爲忠義鬼亦何恨哉及敦被誅詔書追述悝望忠勲贈悝襄陽太守望滎陽太守遣謁者至墓弔祭

刑法志

侍中臣顧言夫殺生賞罰治亂所由興也人主所謂宜生或不可生則人臣當陳所以宜殺人主所謂宜賞或不應賞則人臣當陳所以宜罰然後治道耳（案耳上疑脫與字）古之聖賢欲

上盡理務下收損益莫不深閉愼密以延良謨兆庶內外咸知主如此然後乃展布腹心竭其忠誠耳

廷尉劉頌表曰臣昔上行肉刑從來積年遂寢不論臣竊以爲議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如此今死刑重故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姦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爲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懸遠無衣食之資飢寒切

身志不聊生廉士介節者則皆爲盜賊豈況本性姦凶無賴之徒乎是以徒亡日屬賊盜日繁得輒加刑日益一歲此爲終身之徒也自顧反善無期而災困逼身其志亡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以刑生刑以徒生徒諸衆犯亡者髮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徒亡者積多繫獄猥蓄議者曰囚不可不赦復從而赦之此爲刑不勝罪法不

勝姦民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爲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年以來姦惡淩暴所在充斥漸以滋漫議者不深思此故曰肉刑於名忤聽忤聽孰與盜賊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心懲其畏剝割之痛而不爲也去其爲惡之具使夫姦民無用復肆其志止姦絕本理之盡也亡者刖其足無所用復亡盜者截其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今

宜取死刑之限重生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之其應四五歲刑者皆髡笞使各有差悉不復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爲戮終身作誡民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豈與全其爲姦之手足而蹴居必死之窮地同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竊以爲不識務之甚也

衛展字道野河東人也遷大理上書曰今施行詔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

在近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亡家長斬若長是逃亡之主斬之斬之雖重猶可也設子孫犯事將考父祖逃亡逃亡是子孫而父祖嬰其酷傷順破教如此者衆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犯上之姧生矣秦網密文峻漢興掃除煩苛風移俗易幾於刑厝大人革命不得不蕩其穢匿通其圮滯今詔書宜除者多有便於當今著為正條則法差簡易元帝令曰自元康已來事故荐

璘法禁滋漫大理所上宜朝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者此孤所虛心者也轉廷尉又上言古者肉刑事經前聖愚謂宜復古施行中宗詔曰可內外通共議之於是驃騎將軍王導等議以肉刑之典由來尚矣肇自古先以及三代聖哲明王所未曾改班固深論其事以爲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輕重失當故刑政不重也且原先王之造刑名也非以過怒也非以殘民也所以救姦所以當罪也今

盜者竊人之財淫者好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無殺害也刖之以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其罪死不可生縱虐於此歲以巨計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而況行之於政乎若乃惑其名而不練其實惡其生而趣其死此畏水投舟避坎陷井愚夫之不若何取於政哉

百官志

中書郎李重以爲等級繁多在職不得久又

外選輕而內官重以使風俗大弊宜釐改重外選簡階級使官人議曰古之聖王建官垂制所以體國經治而功在簡易自帝王而下世有增損舜命九官周分六職秦采古制漢仍秦舊尙丞相任九卿雖置五曹尙書令僕射之職始於掌封奏以宣外內事任尙輕而郡守牧民之官重故漢宣稱所與爲治唯良二千石其有殊政者或賜爵進秩諒爲治大體所以遠蹤三代也及至東京尙書雖漸優

顯然令僕出爲郡守便入爲三公虞延第五
倫桓虞鮑昱是也近自魏朝名守杜畿滿寵
田豫胡質等居郡十餘二十年或秩中二千
石假節猶不去郡此亦古人苟善其事雖沒
世不徙官之義也漢魏以來內官之貴於今
最隆而百官等級遂多遷補轉徙如流能不
以著黜陟不得彰此爲治之大弊也夫階級
繁多而望官久官不久而望治功成不可得
也虞書云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三年大計羣

吏之治而行其誅賞漢法官人或不直秩魏初用輕資亦先試守不稱繼以左遷然則雋才登進無能降退此則所謂有知必試而使人以器者也臣以爲今宜大并羣官等級使同班者不得復稍遷又簡法外議罪之制明試守左遷之例則官人理書書疑作事士必能量能而受爵矣居職者自久則政績可考人心自定務求諸已矣裴顧顧當作頠以萬機庶政宜委宰輔詔命不應數改乃上疏曰臣聞古之

聖哲深原治道以爲經理羣務非一才之任照練萬機非一智所達故設官建職制其分局分局旣制則軌體有斷事務不積則其任易處選賢舉善以守其位委任責成立衵干之禁侵官爲曹離局陷姧猶懼此法未足制情以義明防曰君子思不出位夫然故人知厥務各守其所下無越分之臣然後治道可隆頌聲能舉故稱堯舜勞於求賢逸於使能分業旣辨居任得人無爲而治豈不宜哉及

其失也官非其才人不守分遞位干曹競逐所懷衆言紛錯莅職者不得自治其事非任者橫干他分主聽眩莫知所信遂親細事躬自聽斷所綜遂密所告彌衆功無所歸非無所責羣下弃職得辭宜罰以此望治固其難也昔杜蕢既數師曠退而自酌以罰干職之非記稱其善陳平不知簿書之目漢史美其守職政不可多門多門則民擾於今之宜選士既得其人但當委責若有不稱便加顯戮

誰敢不盡心竭力不當便有干職之臣適不守局則所豫必廣所豫適廣則人心赴之人心通赴則得作威福臣作威福朝之蠹也惟權張子房之謀者不宜使多外委羣司畀力所職尊崇宰輔動靜咨度保任其負如此詔書必不復數改聽聞風言頗以詔命數移易爲不安靜臣不勝狂瞽敢陳愚懷乞陛下少垂省察

何曾

何曾字穎孝陳國人也爲司隸校尉言於太
祖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
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裔無令汙染華夏太
祖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爲吾忍耶曾重
引據辭理甚切朝廷憚焉泰始九年爲司徒
以疲疾求退孫綏位至侍中潘滔譖之於太
傅越遂被殺初曾告老時被召見侍坐終日
世祖不論經國大事但說平生常語曾出每
曰將恐身不免亂能及嗣乎告其二子曰汝

等猶可得沒指諸孫曰此輩必遇亂死也及綏死兄嵩曰我祖其神乎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人也都督荆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上疏平吳世祖深納之吳寓人前後至者不可勝數祜將入朝而有疾至洛陽遂薨南州市會聞喪舉市悲號而罷於是傳器接音邑里相達百姓乃樹碑峴峯立廟祭祀行人望碑皆涕泗垂泣杜預代鎮名爲墮

淚碑吳滅詔曰祜建平吳之規其封祜夫人夏侯氏為萬歲鄉君邑五千戶絹萬匹吳平慶會羣臣上壽世祖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豈朕所能為也

秦秀

秦秀字玄良新興人也少以學行忠直知名遷補博士羣屬伐吳詔以賈充為大都督秀性惡憎佞疾之如讎輕鄙賈充聞其為大統心所不平遂欲哭師及充卒議謚秀請謚為

荒公初何曾卒秀議曰曾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之譏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槩然資性驕奢不循軌則朝野之論不可具言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荷保傅之貴兼司徒之均而乃驕奢之名被於九域有生之民咸怪其行穢皇代之美弃羔羊之節示後生之傲莫大於此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是則無正刑也日本闕注云脩無無正刑也四字補之王公貴人復何畏哉謹案謚法

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會宜爲繆醜
公古人闔棺之日然後誄行不以前善沒後
惡也秀性悻直與物多忤爲博士前後垂三
十年卒於官

李憙

李憙字季和上黨人也累辟三府不就宣帝
復辟爲太傅屬固辭世宗輔政命憙爲大將
軍從事中郎憙到引見謂憙曰昔先公辟君
而不應今孤命君而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

見待意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意畏法而至帝甚敬重焉遷太常司隸校尉

劉毅　已下俱見卷第三十

劉毅字仲雄東萊人也治身淸高厲志方直爲司隸校尉皇太子鼓吹入東掖門毅奏劾保傅以下詔赦之然後得入世祖問毅曰卿以吾可方漢何帝對曰可方桓靈世祖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爲治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不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

欠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乃殆
不如桓靈也遷尚書左僕射龍見武庫井中
車駕親觀有喜色於是內外議當賀毅獨表
曰昔龍降鄭時門之外子產不賀龍降夏廷
卜藏其漦至周幽王禍釁乃發證據舊典無
賀龍之禮詔報曰政德未修誠未有以膺受
嘉祥省來示以為瞿然賀慶之事宜詳依典
義動靜數示上疏陳九品之弊曰臣聞立政
者以官才為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

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也三者雖聖哲在上嚴刑督之猶不可治昔堯求俊乂而得四凶三載考績而饕餮得成使世主雖有上聖之明而無考察之法授凡庸之才而去賞罰之勸則爲開姦豈徒四凶側陋何望於時哉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僞由於已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訴之忌榮黨橫越威福擅行用心百

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
訩訩但爭品位不聞推讓流俗之過一至於
此竊爲聖世耻之愚心之所非者不可一槩
論輒條列其事夫名狀以當才爲淸品輩以
得實爲平治亂之要不可不允淸平者治化
之美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
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是以三
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鈞義陳平韓信
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

於入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鈞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舉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前鄙後修者則引古以病今古賢今病者則考虛以覆過質直者罪以違時阿容者善其得和度遠者責以小檢才近者美其合俗齊量者以己爲限高下逐强弱是非隨愛憎憑權附黨毀平從親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

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必達守道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已必得其欲淩弱黨强以植後利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爲亂源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鎭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人道賢否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脩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天下大

治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
數或流徙異邦或給役殊方而猶不識況盡
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
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聽受
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
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
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宮之人棄近求遠
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故狀無實事
譔文浮飾品不校功黨譽虛妄上奪天朝爵

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事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則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所疏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爲虛譽以治風俗則狀無實行以宰官職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修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

之功而生讐薄之累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弊法更立一代之美制愚臣以爲便也

張華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領中書令名重一世朝野擬爲台輔而荀勗馮紞等深忌疾之會世祖問誰可付以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微爲忤旨間言得行以華爲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

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朝議欲徵華入相馮紞乾沒苟㗖以華有震主之名不可保必遂徵爲太常以小事免官世祖崩遷中書監加侍中遂盡忠救匡彌縫補闕雖當闇主虐后之朝猶使海內晏然遷司空卓爾獨立無所阿比趙王倫及孫秀等疾華如讐倫秀釁起遂與裴頠俱被害朝野之士莫不悲酸

裴頠

裴頠字逸民河東人也遷尙書左僕射侍中

元康七年以陳准子臣韓蔚子嵩並侍東宮頠諫曰東宮之建以儲皇極其所與遊接必簡英儁宜用成德賢劭之才臣嵩幼弱未識人理立身之節東宮實體夙成之表而今有童子侍從之聲未是光闡遐風之弘理也頠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魏末以來轉更增甚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

教陵遲頗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世雖知其言之益治而莫能革也朝廷之士皆以遺事爲高四海尙寧而有識者知其將亂矣而夷狄遂淪中州者其禮久亡故也倫秀之興頠與張華俱見害朝綱傾弛遠近悼之

傅玄

傅玄字休奕北地人也性剛直果勁不能容人之非世祖受禪加駙馬都尉與皇甫陶俱掌諫職玄志在拾遺多所獻替上疏曰前皇

甫陶上事爲政之要計民而置官分民而授事陶之所上義合古制前春樂平太守胄志上欲爲博士置史卒此尊儒之一隅也主者奏寢之今志與千里臣等並受殊寵雖言辭不足以自申意在有益主者請寢多不施用臣恐草萊之士雖懷一善莫敢獻之矣詔曰凡關言於人主人臣之所至難而人主苦不能虛心聽納自古忠臣直士所忼慨也其甚者至使杜口結舌每念於此未嘗不嘆息也

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拒庶幾得以發蒙補過獲保高位喉舌納言諸賢當深解此心務使下情必盡苟言有偏善情在忠益不可責備於一人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得皆當曠然恕之古人猶不拒誹謗況皆善意在可采錄乎近者孔晁綦毋和皆案以輕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忌也又每有陳事輒出付主者主者衆事之本故身而（而字疑誤）所處當多從深刻至乃云

愢貸當由上出出村（村字誤）外者寧縱刻峻是信耶故復因此喻意乞遷侍中

任愷

任愷字元裒樂安人也爲侍中愷性忠直以社稷爲己任帝器而昵之政事多諮焉愷惡賈充之爲人不欲令久執政每裁抑之充病之後承間稱愷忠公局正宜在東宮使保護太子外假稱揚內斥遠之帝以爲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充計畫不行會吏部尚書缺好

事者爲充謀曰愷今總門下樞要得與上親接宜啟令典選便得漸疎此一都令史事耳且九流難精間隙易乘充即啟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世祖不疑充挾邪而以選官勢望唯賢是任即日用愷愷既在尚書侍覲轉希充與荀勗馮紞承間譖潤免官愷受黜在家充毀間得行世祖情遂漸薄然衆論明愷爲人羣共舉愷爲河南尹甚得朝野稱譽而賈充朋黨日夜求愷小過又諷有司奏愷免

官後起為太常不得志遂以憂卒

裴楷

裴楷字叔則河東人也為侍中世祖嘗問曰朕應天順民海內更始天下風聲何得何失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賈充之徒猶在朝也夫逆取而順守湯武是也今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之以私也

和嶠

和嶠字長輿汝南人也遷侍中嶠見東宮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氏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世祖默然後與荀顗荀勖同侍世祖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粗及世事旣奉詔而還顗勖並稱皇太子明識弘雅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耳帝不悅而起嶠以爲國雖休明終必喪亂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君爲憂或以告賈妃妃銜之愍懷建宮官嶠爲太子少傅太子朝西宮嶠

從入賈后使惠帝問嶠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臣敢逃其罪乎

郄詵

郄詵字廣基濟陰人也舉賢良對策曰臣竊觀乎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此風俗所以異流也古之官人君責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

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脩道窮在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天地不能頓爲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爲治亂故寒暑漸於春秋治亂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官者無關梁邪門啟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咎保不信亦有罰有罰則有司莫不悚也以求其才焉今則

不然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虎兕出檻不知誰可咎者網漏吞舟何以過此雖聖思勞於夙夜所使爲政恒得此屬欲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淸耳爲左丞劾奏吏部尚書崔洪洪曰我擧冢丞而還奏我此爲挽弩自射說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爲國擧才我以才見擧惟官是視各明在公何故私言乃至於此洪聞之慙

服

荀勗

荀勗字公曾潁陰人也爲中書監加侍中勗才學博覽有可觀採而性邪佞與賈充馮紞共相朋黨朝廷賢臣心不能悅任愷因機舉充鎭關中世祖即詔遣之勗謂紞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太子婚尙未定若使充女爲妃則不營留而自停矣勗與紞伺世祖閒並稱充女淑令風姿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君

子有關雎后妃之德遂成婚焉

馮紞

馮紞字少冑安平人也稍遷左衛將軍承顏悅色寵愛日隆賈充荀勗並與之親善世祖詔治金墉廢賈妃已定紞與勗乾沒救請故得不廢轉侍中世祖篤病得愈紞與勗乃言於世祖曰陛下前者病若不差太子其廢矣齊王爲百姓所歸公卿所仰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世祖納之初謀伐

吳統與充勗共若諫世祖不納斷從張華吳之平統內懷慚懼疾華如讐及華外鎮威德大著朝論當徵爲尙書令統從容侍帝論晉魏故事因曰臣嘗謂鍾會之反頗由太祖帝勃然曰何言邪統曰臣以爲夫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治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是故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以抑損克終非上之人有仁暴之異在下者有愚智之殊葢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具有限

而太祖獎誘太過喜其謀猷盛其名位授以重勢故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張利害遂搆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權勢納之以軌度則逆心無由而生亂事無階而成世祖曰然統稽首曰愚臣之言宜鑒堅冰之道無令如會之徒復致覆喪世祖曰當今豈有會乎統曰陛下謀謨之臣著大功於天下四海莫不聞知據方鎮總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世祖默然徵張華

爲太常尋免華官

劉頌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也除淮南相上疏曰臣竊惟萬載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治治安遺業使數世賴之若乃兼建諸侯而樹藩屏深浪固蔕則祚延無窮可以比跡三代如或當身之治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

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迫在
陛下將如之何願陛下善當今之治樹不拔
勢則天下無遺憂矣夫聖明不世及後嗣不
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爲天下者任勢而
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
郡縣之治小察理而大勢危諸侯牧民近多
違而遠慮固聖王惟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
苞彼小違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維
鎮九服夫武王聖主也成王賢嗣也然武王

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且善言今者必有以驗之於古唐虞以前書文殘缺其事難詳至於三代則並建明德及舉王之顯親開國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延將千載逮至秦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無輔二世而已漢承周秦之後雜而用之前後二代各二百餘年揆其封建雖制度舛錯不盡事中然迹其衰亡恒在同姓失職諸侯微時不在強盛

也昔呂氏作亂幸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七國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難自是之後威權削奪諸侯止食租俸甚者至乘牛車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姦謀傾蕩天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而不建成國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閉親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應禍福之徵可見於此矣然則建邦苟盡其理則無向不可故曰爲社稷計莫若建國夫邪正順逆

晉人心之所繫服也今之建置審量事勢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無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人如子然後能保荷天祿兼翼王室今諸王裂土皆兼於古之諸侯而君賤其爵臣耻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舊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繫常不累十年好惡未改情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爲宜早創大制遲迴衆望猶在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

臣各安其位榮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輔如今之為適足以虧天府之藏徒弃穀帛之資無補鎮國衛士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疎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也今宜豫開此地使親疏遠近不錯其制然後可以永安然於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須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既具其羣

臣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唯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於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斷穀帛資實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周之建侯長享其國與王者並遠者延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曁至曾玄人生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長甚違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於

君公侯之身輕於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敦與滅繼絶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羣后思懼胤嗣必繼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亡國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存也漢之樹置君國輕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於罪戮國遂以亡不崇興滅繼絶之序故下無固國天子居上勢孤無輔故姦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脩周舊跡國君雖或失道陷於誅絶又無子應

除苟有始封支胤不問遠近必紹其祚若無
遺類則虛建之須皇子生以繼其統然後建
國無滅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由網密今又
宜都寬其檢且建侯之理本經盛衰慮關强
弱則天下同忿并力誅之大都都邑班之羣
后著誓丹青書之玉板藏之金匱置諸宗廟
副在有司寡弱小國猶不可危豈況萬乘之
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故臣
願陛下置天下於自安之地寄大業於固成

之勢則可以無遺憂矣今閭閻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淸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準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淸議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於天日故非垂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治執要而已委務於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非憚日側之勤而牽於逸豫之虞誠以治體

宜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睹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既以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恒居其易則治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人主恒能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於成敗之徵無所逃其誅賞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誣功不可誣則能者勸罪不可蔽則違慢日肅此爲治之大略也天下至大非垂聽所周又精始難校考終易明今人

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罪
難分能否不別陛下縱未得盡仰成之理都
委務於下至如今事應奏御者蠲除不急使
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令親掌者受成於上
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
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
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監司
與夫法獄體宜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
司則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

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全人此所謂欲治而反亂者也是以善爲治者綱舉而網疏綱舉則所羅者廣網疏則小罪必漏所羅者廣則大罪不縱則甚泰必刑微過必漏則爲政不苛甚泰必刑然後犯治必寡此爲治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爲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網甚密網甚密則微過必舉微過人情所必有而不足以害治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强横肆豪强横

肆則平民失職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非徒無益於治體淸議乃由此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蝕焉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凡此數者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於害治則皆天網之所漏也所犯在甚桼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淺深之大例也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警衆此爲治誅赦之準式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世教今舉小過淸議

益頹是以聖王深識人情而達治體故其稱
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
曰無求備於一人故冕而前旒充纊塞耳意
在去苛察舉甚泰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
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今則當小
罪甚察而時不加治者明小罪非亂治之姦
也害治在犯尤而僅搜微過何異放兕豹於
公路而禁鼠盜於隅隙時政所失少有此類
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

江統

江統字應元陳留人也除華陰令時關隴屢爲氐羌所擾牧守淪没黎庶塗炭[illegible]觀西討生禽齊萬年羣氐死散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蠻夷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法俗詭異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其性氣貪婪凶悍

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强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道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强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玁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候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唯以

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
弛固守為寇賊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
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
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
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
為已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遂
與姜戎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據
伊洛之間鄋瞞之屬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
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若綫始皇之併天

卜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矣漢興而都長安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莽之敗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齊民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漢民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氐以為行衛於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没將守屠破城邑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

漢東掠趙魏唐突軼關侵及河内十年之中夷夏俱弊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𦅿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疾篤難療瘡大愈遲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雍州之戎常爲國患中世之寇唯此爲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强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

時之勢非所以保境安民爲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帝王之都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體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吏民玩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城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民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

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
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
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
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各附本種
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
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即敘之義下爲盛世永
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
國隔閡山河雖爲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
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羣羌之命有征無戰

害獨克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亦豈不
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
其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
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害荐饑累荒凶逆
既戮悔惡初附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
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
露誠宜鎮之以靜默而綏之以安豫而子为
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徙自猜
之寇以無穀之民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

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羌戎狡猾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子以此等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

遷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造其死亡
散流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
賢之謀事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
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
爲功値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
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
軌何哉且關中之民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
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故當
傾關內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

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民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

武中南單于復求降附於彌扶羅值世喪亂
遂乘釁而作虜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
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
六郡咸熙之際分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為
四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
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
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今晉
民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
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夫

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喻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

陸機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爲著作郎

胡威

胡威字伯武淮南人也父質字文德清廉潔

白質之爲荆州刺史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
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旣至見父停廄中十
餘日告歸臨辭賜絹一匹爲道中資威跪曰
大人淸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奉祿
之餘故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荆州帳下
都督聞威將去請假還家持資糧於路要威
因與爲伴每事佐助又進飯食威疑而誘問
之旣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
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父子淸

愼如此於是名譽著聞爲安豐太守徐州刺史政化大行後入朝世祖因言次謂威曰卿淸孰如父淸對曰臣不如也世祖曰以何爲勝邪對曰臣父淸恐人知臣淸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世祖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累遷豫州刺史入爲尙書

周顗

周顗字伯仁汝南人也爲尙書左僕射王敦作逆石頭旣王師敗績顗奉詔往詣敦敦曰

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敗奔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所答左右文武勸顗避敦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破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者邪俄而被收於石頭害之

陶侃

陶侃字士行廬江人也爲荆州刺史政刑清明惠施均洽故楚郢士女莫不相慶引接疏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

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叅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蒱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樗蒱者牧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洪達邪於是朝野用命移風易俗

高崧

高崧字茂琰廣陵人也累轉侍中哀帝雅好

服食崧諫以爲非萬乘所宜陛下此事實是日月之一蝕也帝欲脩鴻寶禮崧反覆表諫事遂不行

何充

何充字次道廬江人也爲護軍中書令顯宗初崩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常計庾冰等不從故康帝遂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洪業二君之力也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覩升

平之世康帝崩充奉遺旨便立孝宗加錄尚書事侍中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己任凡所選皆以功臣爲先不以私恩樹用親戚談者以此重之

吳隱之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人也早孤事母孝謹愛敬著於色養幾滅鄣（鄣當作性）於執喪居近韓康伯家康伯母賢明婦人每聞隱之哭臨饌輟餐當織投杼爲之悲泣如此終其表謂伯曰

汝若得在官人之任當舉如此之徒及伯爲吏部超選隱之遂階清級爲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州之北界有水名曰貪泉父老云飲此水者使廉士變節隱之始踐境先至水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州清操愈厲化被幽荒詔曰廣州刺史吳隱之孝友過人祿均九族處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饗維錯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革奢務嗇南域改觀

朕有嘉焉可進號前將軍賜錢五十萬穀千斛

白帖引晉紀

劉璠

劉璠爲江夏令卒百姓如喪（下疑有脫字）兄弟將歸不受祭吏人往往聚路側望柩設奠酹而哭之（七十七縣令）

御覽引晉紀

王廙

左將軍王廙中宗姨弟也爲母起屋違制上流涕責廙　一百八十一

祖逖

祖逖梗槩有大志年十五不知書輕財好施每至諸田舍輒稱兄意散帛以是嘉焉　四百七十六

孫登

孫登字公和不知何許人散髮宛地行吟樂天居白鹿蘇門二山彈一弦琴善嘯每感風

雷嵇康師事之三年不言 五百七十九

劉伶

客詣劉伶值其裸袒因責伶伶笑曰吾以天爲屋以地爲裩諸君不當入何怨乎 六百九十六

王遠妻衞氏

王遠妻衞氏太安中爲鮮卑所掠路由章武臺留書并釵釧訪其家 七百十八

張綱

宋王圍慕容超張綱巧絶於人乃使綱大治

攻具於是城上火石弓弩無所用之七百五十二

民國甲戌[illegible]